

王孟英瀉齋醫書五種

卷二

續醫案八卷

上山左張柳吟

秀水戚少雲

錢塘周光遠

同里趙菊齋

古王者慮民之疾痛天札也而設醫官予之祿使士人爲之綦善也降自後世民不聊生於是去而爲醫以餬余口問之醫蓋范如此非生民之灾乎孟英志古之士也尊甫魏滄先生喜施予捐館之日家赤貧賴母夫人以儉勤支拄孟英孤露輒思自異精於醫非所志也故嘗披覽墳素慨慕古人落落自喜其胸次有如此而余則闕其處已之私有較然不欺者如與弟同財事母無私蓄交友不負平生之言數端者於古人爲難其他隱德細行可無論也今年春兒婦產後病劇諸醫罔效孟英自江右歸而五閱月之錮患以釋夫自來操術之奇或富有著述或獨行堪師見諸志乘者代不過數人若孟英兼而有之其必傳

無疑顧予獨慨乎今之世去古日遠而士之有志於古者不能  
不挾術以與今遊則幾何而不以今之醫溷之也然則孟英亦  
慎持此志乎哉孟英向有回春錄醫案行世張君柳吟復輯近  
案名曰仁術志余參與其事今將續梓謹以余所知其人者錄  
其大槩焉以序庚戌七月仁和趙夢齡



吉步翁自資甘淡不厭之故是志而家貧以附卷目印之清  
古王資家吳文敏公文林閣大學士文淵閣主人集

醫之道難言矣非有絕人之智則不克澈其精深非有濟世之仁則不肯殫其心力仁且智矣而無著述以傳則澤及一時而勿能垂百世此軒岐所以有著述也古者醫必三世治尙十全醫者皆深通是道故內經之書簡奧不繁至漢張機始備方至宋許叔微始有醫案由後世以醫爲市業者多而知者愈少不得不詳述醫案俾循途不悞亦仁人之用心也叔微之後張杲有醫說明孫泰來輯其父一奎之治驗陳桷記其師汪機之治驗並爲醫案江瓘復有名醫類案國朝魏之琇續之此皆宅心仁智非炫世弋名者故其書至今重焉余家杭州五十載閱醫多矣求其能通內經者蓋渺能自述其治驗者則未嘗有也

後交王君孟英而得見其書心竊異之今聞楊君素園將爲續  
梓余不知孟英之學于仲景何如也若以繼叔微諸君之書誠  
無愧矣故爲之序孟英內行之篤治術之精已見楊趙序中不  
復贅云庚戌七月旣望秀水莊仲方

子眼不言厥其心氏子且醫矣而識音通以耳限雖文不外示  
遺音者恐風氣非育人之體限不哀增其聲采此音傳氏達  
以無盡自利他轉知便以音音振曲音音音以三逝能開曲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例言

一孟英醫案周氏采自甲申迄於癸卯凡二十年治驗僅得二  
卷其遺漏必多然不遑補輯茲起甲辰仍仿編年之例以便  
逐年采續

一詳載姓字信而可徵此前例當遵非浪費筆墨第見聞有限  
難免遺珠還望四方同志廣爲蒐羅也

一同春錄所載雜證之案爲多感證之案間及而已良以感證  
方治每多相似周氏不諳斯道諒難覽別而孟英於內傷外  
感無所不長至於治溫尤推巨擘茲編於溫證治案不忍多  
刪讀者須於大同小異之中澄心研究自可悟其微妙也

一孟英之案不徒以某方治愈某病而已或議病或辨證或論  
方藥或談四診至理名言隨處闡發或繁或簡或淺或深別  
有會心俱宜細玩

一案中有直用古方者是胸有成竹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也有  
不用古方之藥而用其意者蓋用藥如用兵不能執死方以  
治活病也有竟不用古方者乃良藥期於利濟不必期於古  
方也苟非讀書多而融會貫通於其心奚能辨證清而神明  
化裁出其手天機活潑生面別開不媿名數一家道行千里  
矣

一同人輯此原爲開醫家之智慧擴病者之生機非有利心翻

刻不究但須校對真確庶不貽誤後人

王氏醫案續編卷一 原名仁術志

浙西王士雄孟英醫案

山左張鴻柳吟手輯

高若舟偶患腹脹。醫投溫運漸至。有形如痞時欲衝逆吐酸。益信爲虛寒之疾。溫補之藥備嘗飲食日減。其痞日增。肌肉漸消。臥榻半載。甲辰春迓孟英診脈。沈絃而更渴。大解不暢。小溲渾短。苔色黃膩。乃肝鬱氣結鬱則生熱。補則凝痰與后棟萸連元胡烏藥旋枳鷄金龍甲茹橘芩夏等藥服之證雖遞減。時發寒熱四肢痠痛。或疑爲瘧。孟英曰此氣機宣達鬱熱外泄病之出路。豈可截乎。參以秦艽柴胡豆卷羚羊蠶砂桑枝之類。迎而導之。氣鬱而欲伸之象。清熱滌飲條達肝氣允屬合法。

人皆疑久病元虛藥過涼散而若舟堅信不疑孟英識定不

惑寒熱漸息攻衝亦止按其腹尙堅硬時以龍薈滾痰丸緩導

之飲食遞加漸次向愈若舟善作隸因集詩品書一聯以贈孟

英云古鏡照神是有真宰明漪絕底如見道心蓋頌其隔垣之

視也

趙聽樵室高若舟之妹也去冬偶患腕痛腕痛而過投香燥亦能致此證况誤投溫補乎黃某治之漸增頭疼

眩暈氣逆嘔吐痰多不寐便溏不食經事不行始謂其虛三月

後又疑爲娠諸藥徧試病日以進若舟延孟英脈之左絃而數

右滑以駛曰病藥耳旬餘可瘳趙疑大病小視不服其方越半

月病者頸轉頭難舉醫謂天柱已倒勢無望矣若舟聞之復懇

援於孟英疏方。仍是前診之法。趙問此病。諸醫束手。大劑補藥。尚無寸效。而君兩次用藥。皆極清淡。雖分兩頗重。亦焉能有濟乎。孟英曰。子何愚耶。藥爲對證。乃克愈病。病未愈而補之。是助桀也。病日加而補益峻。是速死也。原彼初意。非欲以藥殺人。總緣醫理未明。世故先熟。不須辨證。補可媚人。病家雖死。不怨醫者。至老無聞。一唱百和。孰能挽此頹風。令壺體質雖豐。而陰虛有素。是以木少水涵。肝陽偏盛。上侮於胃。則爲脘痛。斯時投以酸苦泄肝。甘涼養胃。數日而愈矣。乃溫補妄施。油添火上。肺津。葉氏獨得之祕。胃液灼爍無餘。怒木直升。樞機窒塞。水飲入胃。凝結爲痰。雖見證多端。皆氣失下降。豈可指眠食廢以爲勞。月汎爽而爲妊耶。

予以大劑輕淡之品。肅清氣道。俾一身治節之令。肝膽逆升之火。胃府逗留之濁。樞機鬱遏之熱。水飲凝滯之痰。咸得下趨。自可向愈。不必矯枉過正。而妄以硝黃傷正氣。所謂藥貴對證。而重病有輕取之法。非敢藐視人命。故將疲藥塞責也。趙極感悟。投匕卽效。踰旬果安。又一月經至。嗣與滋養。康復如常。越二載。又病。復惑於黃某。而孟英之功盡墮惜哉。

頭疼自肝皆桂枝證  
此人必津液素虧因汗出而益耗其津故肝失所養

馬某年三十餘。素用力。患發熱惡寒。肢振自汗。少腹氣上衝胸頭疼口渴。孟英診曰。衛虛風襲而絡脈久傷。肝風內動與建中之力。在餌。糖。今去餌。仍。是桂枝法。  
去餌加龍牡石英蔻蓉棟實桑枝數帖而痊。  
李燕標參戎。於癸夏將欲赴都館。於石北涯家。項後患疽。外科

而上衝肺  
胃失所養  
而口渴也

僉云不治孟英薦老醫朱嵩年療之漸安孟英偶診其脈謂北  
涯曰李證有可愈之機脈難久享其年北涯驚問所以孟英曰  
左尺堅搏真陰已傷非善象也既而告痊北上今春果卒於京  
李叟年越古稀意欲納妾雖露其情而子孫以其耄且瞽也不  
敢從因此漸病狂惑羣醫咸謂神志不足廣投熱補之藥愈服  
愈劇始延孟英診之脈勁搏指面赤不言口涎自流力大無制  
曰此稟賦過強陽氣偏盛姑勿論其脈證卽起病一端概可見  
矣如果命門火衰早已痿靡不振焉能興此念頭醫見其老輒  
疑其虛須知根本不堅實者不能享長年旣享大壽其得於天  
者必厚况人年五十陰氣先衰徐靈胎所謂千年之木往往自

梨汁曰天生  
甘露飲

焚陰盡火炎。萬物皆然去冬。吾治邵可亭孤陽喘逆。壯水清火之外。天生甘露飲灌至二百餘斤。卽梨汁也。病已漸平。僅誤於雨璣薑湯。前功盡墮。可見陰難充長。火易燎原。今附桂仙茅鹿茸參戟河車等藥服之已久。更將何物以生其涸竭之水而和其亢極之陽乎。尋果不起。

程燮庭乃郎芷香。今春病溫。而精闢不固。旬日後。陡然莖縮寒顫。自問不支。人皆謂爲虛瘧。欲投參附。孟英曰。非瘧也。平日體豐多溼。厚味釀痰。是以苔膩不渴。善噫易吐。而吸受風溫。卽以痰溼爲山嶮。乘其陰虧陽擾。流入厥陰。甚易。豈容再投溫補。以割液錮邪。而速其痙厥耶。伊家以六代單傳。父母深憂之。堅求此案深可變證。紛如治稍不善。便不可保。

此四損證

良治孟英曰。予雖洞識其證。而病情繆轉。縱有妙劑。難許速功。治去稍乖。亦防延損。雖主人篤信。我有堅持。恐病不卽瘳。必招物議。中途岐惑。其過誰歸。倘信吾言。當邀顧聽泉會診。既可匡予之不逮。卽以杜人之妄議。程深然之。於是王顧熟籌安治。午後進肅清肺胃方。以解客邪。蠲痰溼而斡樞機。早晨投涼腎舒肝法。以靖浮越。搜隧絡而守關鍵。病果遞減。奈善生嗔怒。易招外感。不甘澹泊。反復多次。每復必萃縮寒顫。甚至齒縫見紫血瓣。指甲有微紅色。溺短而渾黑極臭。孟英曰。幸上焦已清。中樞已運。亟宜填腎陰。清肝熱。以西洋參。二冬。二地。蕊蓉花粉。知蘖。連棟。斛芍。石英。牡蠣。龜板。鼈甲。阿膠。鷄子黃之類。相迭爲方。大

人參白朮葛

芍

橘紅麥芽甘草

白茯苓懷山藥

白扁豆湘蓮肉

芡實粉薏苡仁

桔梗澤瀉川連

藿香葉白蔻仁

劑連服二十餘帖。各恙漸退。繼以此藥熬膏晨服。午用繆氏資生丸方。各品不炒。皆生曬研末。竹瀝爲丸。枇杷葉湯送下。服至入秋始得康健。孟英曰。古人丸藥皆用蜜。最屬無謂。宜各因其證而變通之。此其一法也。

翁嘉順室。婉後發熱。竹林寺僧治之。不應。溫龔二醫皆主生化湯加減。病益劇。請孟英診之。脈沉滑微數。曰素體陰虧。熱自內生。新產血去。是以發熱。惟譖妄昏瞀。最是嚇醫之證。渴喜熱飲。

宛如虛寒之據。宜其猜風寒而表散。疑瘀血以攻通。帖帖炮薑。人人桃桂。陰愈受劫。病乃日加。幸而痰飲內盛。津液未致涸竭。如石投水。人皆以爲稟賦之異。不知皆痰飲爲患也。

人皆以爲  
稟賦之異  
不知皆痰  
飲爲患也

蠲飲六神湯

廣橘紅 石菖蒲  
半夏麴 旋覆花  
白茯神 牛膽星

痘汁  
中湯

楚咻之病漸進矣。其小姑適吳氏者向役於宴曹。俗謂之活無常。偶來探病。忽仆地而僵。口中喃喃。或問汝嫂病何如。答云須服王先生藥。人皆異之。次日仍乞診於孟英。曰脈浮數而絃。是風溫也。與前病異。便瀉無渴。肺熱所迫。大渴無苔。胃汁受爍。亟與天生建中湯頻灌。卽蔗汁也。藥主大劑甘涼。果得津回舌潤。漸以痊可。病染於姑。孟英診曰。高年陰氣太虧。邪氣偏盛。玉版論要云。病溫虛甚死。言人之真陰甚虛。曷足以禦邪熱而息燎原。可虞在兩候之期乎。至十四天果殞。而嘉順亦染焉。初發熱卽舌赤而渴。脈數且澀。孟英曰。非善證也。蓋陰虛有素。值夏勞。